

团 圆 饭

高 尔 品

周末的傍晚，我赶回家里，擦着鼻尖上的那些细细的汗珠，匆匆向妈妈房间奔去。今天，不再是周末的团圆饭吸引着我，而是因为妈妈的病情越来越重……

可弟弟却把我堵在门口。

我一见他就有气，几天前……我不愿再想那件事，只是对他瞪了一眼，奇怪！他竟不走。那神气就象我有什么秘密攥在他手心里似的。

“你，让我过去！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他笑了，笑得那么讨厌。我正要推开他，他却忽然把一张照片往我脸上一扔，噙地吹了一声口哨就溜了。

照片从我脸上擦过，飞过我的小床，正面朝下落在地板上。当姑娘的都有好奇心，我一刻也没有迟疑就奔了过去，拾起那张照片——

我的脸顿时象叫谁按上了烙铁似地，直烫到我心里，烫得我的心直发抖，两泡痛苦的眼泪，猛地涨满我的眼窝。我不顾一切地奔进客厅，却忽然象蔫巴了的荷叶似的，轻轻地倚在门框上，用手使劲揉动着那张照片，眼泪流得象小河一样……

爸爸没有看见我，正搀扶着病中的妈妈，硬把妈妈按坐在有扶手的靠椅上：“……秋芬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，团圆饭没有你怎么成？我规定每个星期六吃这餐饭，就是要孩子们知道做母亲的辛苦，知道你为他们耗费了多少心血，你不能吃就坐着，陪陪孩子们，叫他们觉得是跟自己的母亲在一起吃团圆饭，我心里也好受一些……”

平常，每逢听见爸爸这样的话，我都噙满感动的泪水。虽说爸爸过于严肃些，可他对妈妈多好！但今天……

“小宛，你，怎么了……”妈妈打量着我。又是她第一个看见了我的眼泪。她那么虚弱，连说话都好象是在挣扎。“宛……儿，到妈妈这边来。”

我猛一转身奔回自己的房间，扑到桌上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“小宛，你在做什么？怎么这样不懂事？吃团圆饭的时候，你母亲又病成这样。你，到底是怎么了？”爸爸站在我的身后这样责备我。

“小宛，是否又是这位当代英雄惹了，你？”凭说话的腔调，我就知道是已经出去了哥哥回家来了。

“不是我！”弟弟还在嘴硬。我哭得更伤

心了！

“宛儿，你，快，告诉妈……”妈妈颤颤悠悠地扶着墙壁，摸进来了。我一抬脸，看着妈妈额前披散的头发，多皱的脸，瘦得宛如一付干柴似的身子，不由一阵心酸。我一下子扑过去抱住她：“妈妈……”我死命地抽咽着。

照片从我手上落了下来，当我猛然意识到什么的时候，已经迟了，它已被哥哥拣到手里。

“美人沾——哼！浴字写成沾字！”哥哥冷冷地说着。

我突然转过脸，想夺回他手中的照片——千万别叫爸爸看见。可哥哥却把它往爸爸手里一递：“看看你的儿子！教育革命中培养出来的当代英雄，居然能给她姐姐偷拍裸体照了！”

哥哥的话一字字如剑一般扎进我的心里。我惊慌地看着爸爸，担心哥哥对爸爸的话说得太不恭敬。

几天前，我正在洗澡间里洗澡，忽然听见窗外有嘻嘻笑声，我忙捂住身子——窗帘拉得好好的，可是小气窗上露出了好几双眼睛，其中就有弟弟……

这种事，怎能叫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不伤心？因为妈妈的病，我只偷偷哭湿了自己的枕头，谁想他……

这一霎间，房间里静极了。我含着眼泪胆颤心惊地看着爸爸，搀扶住妈妈哆嗦的身子。

哥哥却挂着一丝讽刺的笑容瞧着爸爸，弟弟低着头，象个真正的罪犯。

爸爸抬起脸来了，眼睛瞪着弟弟，都要瞪出血来了。我看见他手中的照片在颤抖，他全身都在颤抖，我想叫他，可我又叫不出来。

砰地一声，爸爸一拳头砸在小床架上：“送他劳改去！”

爸爸狂叫着，血从他的指缝间流了出来。

我正要张嘴叫爸爸，却突然变成一声惊叫：“妈妈——！”

妈妈，她昏过去了。

二

又是一个周末的傍晚。

七点整，爸爸领着我们兄妹俩，向妈妈的骨灰盒鞠过躬，这才坐到饭桌前。

饭桌上少了两个人：妈妈死了，弟弟蹲了“强劳所”。

我好不容易才躲开墙上照片中妈妈伤心的眼睛，忍住眼泪，低头翻着手中的书。

爸爸用竹筷敲着我的碗边，我忙抬起脸来。

“你看的什么书？”爸爸说话从来就是这样严肃。

“《红楼梦》。”我低声说。

“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看这种书？”爸爸的眼光盯在我脸上。

“我们区团委机关准备给青年搞一次《红楼梦》讲座。”我答道。

“乱弹琴！”爸爸的眼光投到了菜上。“年轻人读这种书，只会中毒！”

“《红楼梦》也不能看？”哥哥不以为然地瞟了爸爸一眼，“中毒？现在往往是口说别人中毒的人自己正在不断放毒！”说实话我不喜欢他对爸爸说话的声调。

“放肆！”爸爸厉声喝道，“难道你们那个道德败坏的弟弟，还不足引起教训吗？那个畜牲送去强劳以后，社会舆论对我的压力有多大啊！”

“爸爸，”哥哥的嘴角泛起一丝嘲弄人的冷笑，“弟弟是伤了您这位文教办大主任的面子！”

“热饭烫不住你的嘴！”爸爸瞪着他

“我吃完了！”哥哥把碗筷一推，说：“小宛，今晚到我医院去，我给你讲《红楼梦》！”

啪地一声，爸爸撂下筷子：“你做大不正，尽搞外务！你妈妈才死几天？你倒有心思讲《红楼梦》！你还有没有心肝？”

“何必大惊小怪？没心肝的何止我一个！”妈妈死后，哥哥对爸爸的态度越来越不象样了。

“你——”爸爸恼怒地站起来，脸上的肉在哆嗦。

“我怎么？我？”哥哥还要分辩。

“你给我滚！畜牲！”爸爸的眼睛都气红了。

“哥哥！”我叫着哥哥，可他根本不理我，反而更加气盛地说：“我不是早已滚了六分之五了吗？要不是为了这顿团圆饭，为了我可怜的妈妈，我会六分之六地滚的！”哥哥言词傲慢，可又夹着伤心。

“你——无法无天！你——”爸爸气得浑身发颤。他要打哥哥，硬被我拦住了。

“哥，你还不快走！”我抱着爸爸喊道。

“爸爸，你……”我哀求着。

唰地一声，哥哥拉开房门，却愣在那里：——弟弟！

爸爸，我，一时全愣住了。

我松开爸爸的胳膊，看着这个曾叫全家丢人现眼、把妈妈活活气死的弟弟。他光着头，又黑又瘦，两手拎着一个蓝布包袱——他被释放了。

哥哥不再吱声，爸爸还在喘气，我看着我的弟弟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凄楚感情溢出了我的心头……

我一步一步地向弟弟走过去，走过去，慢慢接过他手中的包袱，一阵止不住的心酸，使我猛地伏在墙上。

“妈妈她，死了。”我哽咽着告诉他，

终于大哭起来。

三

屋里，只有幽幽的月光洒在我的脚前。我哭够了，暗自责怪着哥哥对爸爸的不恭……

从我记事起，爸爸就对哥哥格外严格，哥哥对爸爸却越来越不恭敬。自从爸爸被结合到文教革委会当付主任以后，爸爸经常深夜回家，因此服侍患病的妈妈，便全落在了我的身上。记得有一天，哥哥回家来帮我侍候妈妈，深夜我们刚让妈妈服了汤药，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。我忙奔出去开门，原来是爸爸喝得酩酊大醉，让单位里的一位年轻女干事搀扶着回家来了。那位女干事比我哥哥年长不了几岁，平时爸爸却让我们兄妹喊她阿姨。爸爸被搀扶着下了汽车，刚进客厅躺在长沙发上，便呕吐了一地。

我惊问：“阿姨，怎么回事儿？”

哥哥却抢着搭上话茬：“教育革命嘛，能不借助酒兴？”

那位女干事责怪地瞥哥哥一眼。

年轻的阿姨，坐在茶几旁，替爸爸削起解酒的苹果来。我记得，她削得又快又好，削成长长一根带圈的苹果皮，真是好看极了。

爸爸吃了苹果，稍稍清醒了，坐了起来勉强又摆起一付庄严的面孔：“喂，今天为欢送下乡干部去干校劳动，喝多了些，没什么。”转脸一本正经地对那位阿姨说，“谢谢你，我没醉，你请回吧。”

爸爸让哥哥送阿姨，哥哥一转身进妈妈房里了。

妈妈在世时，曾为他们父子俩流过多少眼泪！如今妈妈死了，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他们这样下去了！哥哥应该和我和爸爸一起，撑住这个已经失去了母亲的家，把弟弟培养成人。我再也不能看着他这样对待爸爸，



“啊！那不是宛芳老师吗？爸爸在小学当校长时，她是我的班主任。

……

“我以后再没有见过宛芳老师，听人说，她得了神经病，投了江，死时才二十一岁……

“也就从那时起，我看见妈妈的眼睛里老是含着流不出的泪水，直到我大了，才陡然明

白了一切……”
不，绝不能！爸爸一生正派、严肃，虽然对我们过于严格，那是为着我们好，为着我们能在社会上永远做一个正派的人，这又有什么错呢？我一定要向哥哥说：“哥哥，难道你就一点也不爱自己的爸爸，不爱你这已失去了母亲的弟妹？不爱如今这已经残破了的家？”

我真不明白，哥哥为了什么？我决定找哥哥问个究竟。可是，当我站在哥哥面前时，我，不能相信，绝不能相信哥哥痛苦地对我说着的一切！不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呀……

——他说我不是他的同母妹妹，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，而是爸爸的私生女！

我目瞪口呆，头晕目眩，全身颤抖，倚靠着我背后的墙壁。

哥哥继续说着：

“……

“那一天，正是我十岁生日，半夜里，我被哭声惊醒了。我怕，想叫妈妈，可是妈不在；我跳下床正要叫喊，却从钥匙眼里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正跪在妈妈面前，手中托着一个婴儿……

白了一切……

“小宛，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也最苦命的女人，她待你竟比亲生女儿还亲，可是我越大就越能看出她是多么痛苦！”

哥哥突然泪水迸流。

我扑过去，紧紧地抓住他，哭着。

“小宛，爸爸是个伪君子，我恨他——！”他大叫着。

我一下捂住哥哥的嘴巴……

我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住了……

哥哥猛地抓住我：“小宛，别再盲目地崇拜我们的爸爸了！你不是在看《红楼梦》吗？《红楼梦》里，不是有那么些正人君子吗？他们恨不能淫遍天下人，可脸上总是一付道貌岸然的模样！眼前也有那么一些‘革命家’，嘴巴上把革命叫得震天响，可哪一个又不是糜烂透顶……”

他突然又高声说：“爸爸可以狂叫着把弟弟送去劳改，可真正该去劳改的正是他自己！”

我头晕脚软，呆呆的象一个傻子。

我终于回过神来了，猛地推开哥哥，发疯似地回了家。

我冲进自己的房间，把脸埋在枕头上，噙声痛哭。

四

紧接着的周末晚上，因为哥哥没有回来，团圆饭吃得冷冷清清。吃过饭我就回房睡了。躺在床上我想起妈妈，哭着爬起床，踉踉跄跄地摸进小客厅。

我突然后退一步，恐怖地抓住自己的衣领，大张着嘴巴出不得声。

一个影子正立在妈妈的骨灰盒前。

我害怕地后退着，却突然看清了——矮矮的身影，光光的脑袋——是弟弟！

我慢慢地走过去，轻声叫着弟弟的名字。

弟弟转过身子来了。黑暗里，我们谁也看不清谁的面孔。可是，我却第一次把他搂进怀里，任泪水倾泻在我和弟弟的脸颊中间……

许久，我才放开他，向妈妈的骨灰盒走去，双手捧住了妈妈的骨灰盒。

“妈妈，养我的妈妈，我的妈妈呀……”

我的心要流出血来了。

就在这时，爸爸的房间里突然传出一阵

吃吃的笑声。我顿时毛骨悚然，连忙靠紧弟弟，弟弟抓住了我正捧着骨灰盒的手。

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原来是那个年轻阿姨：“你为什么不能公开跟我结婚？”

“暂时还是这样好，再等一等吧，我爱人刚刚去世不久。……要照顾社会舆论，咱们多少年不都过来了。”这是爸爸的声音！

我手中的骨灰盒砰地一声落到了地板上，妈妈的骨灰撒了一地。

房门突然开了。爸爸走了出来，拧亮了电灯。

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”爸爸脸色怕人，话语凶狠。

弟弟紧紧地偎依着我。我却软软地跪了下去，跪下去了。

我忽然全身哆嗦，双手抓起妈妈的骨灰。

我盯住他，我的爸爸，久久地恐怖地盯住他，喃喃说道：“你，还我妈妈。”

我又突然大声喊道：“你，还我的妈——妈！”

我扑身在妈妈的骨灰上，昏了过去。

我醒来时，看见哥哥和弟弟正站在照进窗来的月光里。

插图 赵廷椿

教 鞭

李 务 本

教师手中的三尺教鞭，
阳光下，好象明亮的镐尖闪闪，
用力挖掘知识的清泉，
顺着语言的渡槽流入孩子心间。

黑板是祖国园田的缩影，
科学的花果遍野漫山，

灿烂的景色吸引多少双眼睛，
似绳的教鞭把孩子心灵紧牵。

教鞭指处，读书的声浪漾出窗外，
在孩子的心中搅起理想的波澜，
它好似一支挥舞的桨呵，
指引新一代游向“四化”的彼岸！